



③

# “土坷垃”长出“红票子”

## 从整山治水到樱桃万亩，厉家寨人一锹一锹刨出幸福生活

策划:刘雅菲 吴佳 赵艳  
记者:孔雨童  
视频:李欣迪 李家澍  
摄影:李欣迪 孔雨童  
漫画/设计:徐进 许晨

### 与天斗，20年也不屈

在厉家寨村，81岁的老支部书记厉月钦手上，至今留着一道当年整山治水时留下的伤疤。

时间回到1951年，彼时位于三山五岭之间的厉家寨村，山是秃山，河是干沙河，岭是砂石岭，只有两三寸厚的土地“瓢一块、碗一块”零星散落在山坡上，连树都少长。

“那会儿真是穷怕了。”厉月钦说，1951年，村民厉月举看到同村一位老人家的自留地收成比别家的都好，开始研究其中的门道。他在葡萄山的四分地上试验了土地深翻——将上层的熟土翻起，然后以下层生土、中间熟土、上层生土，“两生一熟”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造。没想到，水土保持度提高了，当年这块地上的花生产量提升了30%。消息传出，厉月举被邀请去作报告，随后厉家寨乃至全县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土地深翻”整治。

艰苦是难以想象的，在没有机械的年代，全员出动的村民，用镢头刨、肩膀挑、人力拉。他们翻整土地、开山填沟、劈岭改河，到处热火朝天，连几岁的孩子都在田里捡石块。寒冬腊月，镢头刨到冻土，震得手裂开血口子，鲜血染在镢头把子上也没有人停工。“向大山进军，让河流改道，叫土地翻身”“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再动手”，村民自己编的顺口溜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。

几年下来，村民们凿平了11个岭头，打成86眼井，填平300多道沟和70多个水汪，整修出1600亩梯田，并且创造出一套山区防洪、蓄水、保土的办法。到1956年，厉家寨的粮食亩产达到550斤，提前8年实现农业发展计划纲要的目标。

1957年，莒南县委办副主任徐伴农写了一份名为《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》的材料，这份材料被上报给毛泽东主席，他当即写下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，厉家寨是个好例”的批示，并将其印发给当时正在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传阅，厉家寨成为全国典型。

几天后，这个消息传到厉家寨，大山脚下一片欢腾，村民们在英雄岭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。彼时，厉月举刚满12岁

在鲁南高铁线上，有一站叫“厉家寨”站，以一个村名来命名高  
铁站，在全国都少见。  
这个名字，记录下村民们走过的脚步，也见证了一个改天换地  
的传奇。



寨的樱桃销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，常常早上6点多采摘的樱桃，中午就能出现在很多城市的超市里。此外，村里还发展了采摘游，临近地区的游客常常坐着高铁或自驾来到这里采摘，村子的樱桃园里能听到各种外地口音。

就是在近几年，临港区开始建设，3500人的村子已然成为现代社区。村民厉明涛说，现在老百姓们每年忙一个月的樱桃，就能有几万元的收入，其他时间还可以去附近工厂上班，很多三口之家年收入十几万，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停在楼前。“我们这片土地，是真正长出了‘红票子’”。

### 随处可见的“好例”

在厉家寨，出现最多的字样，就是“好例”二字。保留的旧的供销社墙面上，小区的健身区域，甚至超市都以“好例”命名。当年毛主席批示的那句话，留在这片土地上，像一个光辉的印记，也像一种期许和鼓励。

“厉家寨是几代人一锹头一铁锨，实打实干出来的。”厉明涛觉得，这片诞生过沂蒙精神的土地上的人们有一种朴素的信念。2019年，临港新区建设，90%的土地是厉家寨的，为此很多老百姓不得不让地拆屋，但无论占用的什么地，没有人有怨言。彼时有人问，“临港区过来你们觉得好不好？”每个人都脱口而出“好”，“现在可能有牺牲，但对下一代不是好事吗？”还有人直接说“要地俺有，要人俺也可以跟着干”。厉明涛说，这种对党和国家的信任，“无怨无悔跟着干”的行动力，贯穿了厉家寨人半个多世纪的始终。

如今，在厉家寨一旁的山上，退休的老支书厉月钦又建了一栋小屋——本来他已经住上楼房，但始终舍不得放下锄头。在这里，一出门就能看到他承包的土地：十多亩的樱桃园，四周栽种着板栗、梨、杏、柿子，还有各种蔬菜。樱桃园中的小径很少见荒草。“这地我锄得溜滑。”81岁的厉月钦笑着说。

这位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皮肤黝黑，手上全是劳作的痕迹，但每当说起自己的庄稼，他的脸上总是浮现出骄傲的神色。他把一面红旗插在屋顶，这片土地和远处的青山都是当年他和老一辈亲手开垦、奋战过的地方。

晚上，厉月钦常在一片蔬果香和虫鸣中坐在小院子里往山下看，“一排排高楼、一片灯海，一个村子不亚于一个县城”。

这就是，厉月钦和当年很多厉家寨人向往的日子。



厉明涛回忆爷爷厉月举当年带领村民“整地”的故事。

的儿子厉永传跟着去看热闹，那场面他永生难忘：一盏盏汽灯高挂，灯火通明、红旗招展的会场上，聚集了当时厉家寨五个自然村和外村来的一万多人。“县委书记来宣布这个消息，念完那份文件后，台下掌声雷动。”

### 每天都恨不得多干一点

厉家寨对荒山的改造持续了二十多年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村里开始建葡萄山电灌站，那时已经可以用发电机将山下水库的水通过管道抽到山上。爬坡260米，村子里建的水渠翻过葡萄山，能浇灌梯田600亩。当时村民又写下顺口溜：“电灌仰首吐白玉，喷灌摆尾撒碧花，渠道纵横穿五岭，银龙挺腰越山崖。”

几年后，因为凤凰岭以东灌溉困难，村里再次开始建设凤凰岭大渡槽——后来总有人感慨厉家寨人的智慧和这一创举。按照设计，要将葡萄山以西水库里的水，抽到凤凰岭以东，跨着两座山怎么能实现？村民们开始在葡萄山东采石头，靠人工用锤子和钻头把石头做成石柱，用原木滚下山，然后用绳子像拔河一样在葡萄山和凤凰岭之间立起来，上面吊上去水泥管道，最后把水抽上葡萄山，通过管道送往凤凰岭。

在没有任何机械、吊车的年月里，厉家寨人一锤一凿，在一声声不屈的呐喊声中，将荒山改天换地，让水流翻山越岭，滋润一片

片贫瘠的土地，开出幸福之花。

厉月钦记得那火热的岁月。“那时候干活，一天能推一百车土。”厉月钦说，自己那时候刚刚成年，但在那种人人争先的氛围中，每天都恨不得多干一点，让日子能再好过一点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厉家寨已经在满足本村需求的基础上，一年给国家上交20多万斤粮油，这在当时就是个奇迹般的数字。

### “土坷垃”长出“红票子”

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，能吃饱饭的厉家寨人有了新的难题：种粮食已经没那么挣钱，“没钱花”这事像是横亘在村民面前的第二个难题。

为了解决“怎么挣钱”的问题，1997年，村党支部带队去烟台等地考察，了解到厉家寨三面环山、一面朝阳的气候特点适合种植大樱桃，他们引进了一批樱桃苗。一开始因为对大樱桃不了解，而且这种作物要种上五年才能结果，村民们响应的寥寥无几。于是村党支部就在集体土地上种了50亩樱桃，承诺村民可以个人承包，并在结果之后再缴纳承包费。当时作为村干部的厉月钦也种了一亩多樱桃。

五年后的2003年，大樱桃终于长出来了，支部书记厉明聪等人带着成熟的樱桃去大连“探市场”，没想到一斤就卖到三四块钱，一上午就销售一空。到了第二年，已经有外地商贩专门来厉家寨收樱桃。这件事也带给厉家寨人希望。

寨村民很多震撼，彼时花生一亩地才能挣千八百块，厉月钦的一亩多樱桃挣了五六千块。

从那之后，厉家寨再次掀起“改天换地”的变革，家家户户开始种大樱桃。

在樱桃种植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，村民滕厚玉多了一些思考。“2009年前后，这边的樱桃品种有些老化，管理技术粗放，市场规模上不去。”滕厚玉说，想到一个人能力有限，他就联合其他五个种植户办起合作社。合作社先是引进一些新技术、新品种，带领村民对樱桃进行更新换代；后来想到没有品牌也走不长久，又依托合作社申请注册了“厉家寨樱桃”品牌和中国地理标志商标。多年发展下来，厉家寨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，在全国以村为单位的种植区域中大幅领先，而且这里的樱桃口感好，因为地形气候原因，比大连、烟台的露天樱桃要早上市一个月。

在品质“出圈”后，2016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将“中国樱桃第一村”的称号授予了厉家寨；2020年中国樱商大会，厉家寨合作社选送的布鲁克斯樱桃，获得全国樱桃大赛金奖。

2019年，厉家寨樱桃研发中心成立，该中心与山东果树研究所刘庆忠教授等专家合作，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樱桃品种，提升了村民种植积极性，村里百姓真正过上了“有钱花”的好日子。

随着2019年厉家寨高铁站的建成，配合发达的物流，厉家